

佐科维操作餐桌政治 召见普拉波沃与甘贾尔商议国家大事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前段时间与两位总统候选人会晤，即甘贾尔与普拉波沃。佐科维和甘贾尔之间的会晤于6月13日在雅加达总统府进行。然而，佐科维与普拉波沃的会晤是于6月18日在西爪哇茂物的总统行宫举行。虽然，同甘贾尔与普拉波沃两人的会晤是在不同的时间里，但是佐科维同甘贾尔与普拉波沃的会晤却有着相同的方式，即佐科维在餐桌上接待了甘贾尔与普拉波沃。在总统府与佐科维的会晤中，当被问及会晤时是否也讨论了政治问题，甘贾尔没有否认。6月20日，这位中爪

哇省长表示，与佐科维会晤时总是有讨论政治。在会晤期间，佐科维还传达了与一些政党进行的沟通。总统每天都在观察政治局势。所以当政党领导人和其他政党会晤时，佐科维总是在观察。总统问我，你晓得政党领导人会晤的消息吗？我回答说，是的，我在观察，总统先生。总统早些时候曾表示过，这对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有好处。是的，在会见佐科维总统时，总会出现政治讨论。几天后，轮到佐科维于6月18日在茂物总统行宫接待普拉波沃。这次会晤也是在餐桌上进行的，上面有准备好的菜



肴。国防部长通过其IG@Prabowo，帐户分享了会晤的场面。在上传的信息中，普拉波沃为照片配上了标题——“茂物总统府”。这张照片说明显示，两人的会晤地点是在茂物总统府。6月19日，普拉波沃坦言，在茂物市总统府与

佐科维的会晤确实令人难忘。那天的会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月18日的会晤是国家元首和国防部长之间的会晤。无论如何，希望大家都能冷静下来，情况很好，也很安全。如果领导人微笑，那么情况就好了。6月19日，佐科维表

示，比如贝鲁伊水库的居民，我们碰过很多次面，但还是出现问题，因此我邀请居民们吃饭。佐科维坦言，其实雅京专区省府可以通过镇压行动，即利用快速通道进行强行搬迁、驱逐行动、任意建设。但是，这些行动不是印度尼西亚文化的一部分。虽然这需要漫长的过程，但操作“餐桌政治”的方式被认为可以有效地消减居民对省府的工程项目的拒绝行动。佐科维声称，事实证明，贝鲁伊水库周围的居民的拒绝浪潮开始消减。最终，居民愿意搬到简易出租公寓居住。(亮剑)

餐桌政治对佐科维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担任雅京专区省长期间，佐科维曾采取“餐桌政治”方式。这种方式是为了安抚拒绝雅京专区省府工程项目的市民。例如，2013年中旬，数百名Stikom Intersudi大学生拒绝了雅京专区省府发起的贝鲁伊(Pluit)水库的修复工程项目。随后，佐科维邀请了拒绝者一起吃饭。同时解释了贝鲁伊水库必须修复的原因。佐科维阐释道，当时的政策必须与良好的现场管理同步，如果遇到任何问题，不应该选择镇压措施，而是沟通。6月19日，佐科维表

【本报讯】珍德拉瓦希第十七军区司令伊萨克少将(Izak Pangemanan)宣称，将从Yonif RK 751/VJS步兵营调动400名士兵到高地巴布亚省的恩杜加县(Nduga)执行保安任务。这位二星将军日前在查雅普拉(Jayapura)强调，派遣这支陆军精锐部队的目的不是与武装犯罪集团(KKB)恐怖分子作战，而是取代已经完成

任务的战略部队Raider 321/GT步兵营组成的特遣队。伊萨克少将说：“派遣的士兵不是为了攻击武装犯罪集团(KKB)，而是为了帮助地方政府撤离难民，并加快该地区的建设进程。”他表示，上述400名陆军特种部队将驻扎在恩杜加县的Mbua区、Dal区、Yig区、Yal区、Mugi区和Mapenduma区的哨所。

400 陆军特种部队驻扎恩杜加 伊萨克少将：提防 KKB 再袭击筑路工人

他说：“对于即将驻扎在哨所的士兵，应始终帮助当地居民，使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并得到良好的服务。”这位军区司令强调，陆军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帮助恩杜加县的发展，使受阻的建设能够恢复，而不是为了

发动攻击并流血战斗。他强调说：“然而，如果士兵受到攻击，他们必须展现出所具备的全部抵抗力，不应有任何犹豫，因为我不希望看到士兵成为牺牲品。”伊萨克少将表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和尊

重印尼在巴布亚的主权，因此必须维护这个地区，因为它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我们已经与背井离乡的难民们见面，他们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园，因为自从发生Istaka Karya事件以来，当地居民担心没有国军的保护，他们将

成为KKB的袭击对象。”他补充说，国军正在设置哨所，以确保道路建设的安全，为社会福利提供解决方案。如悉，在2018年12月9日发生的Istaka Karya事件是指当时在恩杜加县建设公路的Istaka Karya公司雇员们，突然遭到KKB的袭击。这些恐怖分子以为雇员们是国军人员装扮的，因此把受聘成为筑路工人的当地居民全部杀死。自从发生这次的屠杀事件之后，国军便在这个县区驻扎军队。(Irw)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的二公子凯桑继续获得支持参选2024年德博市的地方领导人选举。对凯桑的支持来自众多多团体、政党、社会贤达与神职人员。这让凯桑成为德博市长候选人的道路，在一年后的德博市地方领导人选举中真正展开了。支持凯桑成为德博市长候选人是由甘贾尔志愿者中心首次宣布的。3月31日，甘贾尔志愿者中心中央领导委员会

主席托马斯·朱尼安托(Thomas Djumianto)表示，德博市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对时代开放的领导者，以便德博市能够在每个地区获得进步和发展。德博市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尊重民众的多元性、有趣、年轻且对时代发展持开放态度的领导人。在过去的20年里，德博市的进步和发展只集中在马贡达(Margonda)大道一带，也就是以马贡达为中心的地区。出于这个

甘贾尔志愿者与穆斯林教士 纷纷支持凯桑参选德博市长选举

原因，参选凯桑加2024年地方领导人选举的势头是以符合甘贾尔志愿者中心的愿望。凯桑是替代德博市长穆罕默德·伊德里斯(Mhammad Idris)职位的理想人物。印尼团结党德博市地方领导委员会也表达了对凯桑的支持。印尼团结党德博市大选制胜利

制主席伊朱(Icuk Pramana Putra)表示，印尼团结党认为，凯桑有能力领导德博市的改革行动。此外，性格幽默的凯桑也可以获得德博市民的欢迎。凯桑一个年轻人的人物也拥有领导由零开始的企业的经验。基于此，印尼团结党德博市地方领导委员会认为，凯桑

非常适合领导德博市的改革行动。凯桑的创业能力将成为领导德博市非常强大的资本。支持凯桑竞选德博市长也来自德博市的穆斯林教士。德博市的一些宗教领袖和穆斯林教士聚集在德博市芝罗东(Cilodong)的Nidaul Haq习经院，以整合对凯桑的支持。6月19日，伊联德博市分会副主席阿斯纳维(Asnawi Ridwan)表示，凯桑作为总统公子的身份被认

为能够解决德博市的问题。我们希望佐科维的基因能够遗传至凯桑身上。因为我认为，德博市是印度尼西亚的缩影。因为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是在德博市发生的。因此，全体德博市民都需要与佐科维有相同基因的人物的出现。此外，来自德博市的神职人员和人民的支持和祝福相当大，特别是那些希望改变德博市的市民。(亮剑)

【本报讯】要调和民主党与印尼斗争民主党之间的关系确实不容易，两党之间都有悠久的“世仇”历史，尽管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印尼斗争民主党中央理事会主席兼国会议长普安与民主党主席阿古斯于6月18日在雅加达翁加诺体育馆进行会晤，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将被后人永远铭记。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六任总统苏西洛领导的民主党，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五任总统梅加瓦蒂领导的印尼斗争民主党在政治关系上的“不可能”，已被普安和阿古斯“软化”了。代表年轻政治人物的普安和阿古斯设法“扭转”两党之间的不和谐历史，这些历史始于父母之间政治上的不和谐关系。苏西洛从互助合作内阁辞职参加2004年总统选举却没有告知梅加瓦蒂总统，导致两位前总统之间出现“裂痕”的主因。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与尤素夫·卡拉配对的苏西洛击败了梅加瓦蒂与哈沁(Hasyim Muzadi)的组合。苏西洛和梅加瓦蒂之间的政治竞争在2009年总统选举中继续发酵。在第二次交锋中，梅加瓦蒂时代的前财政部长布迪奥诺配对，苏西洛再次“征服”了与普拉波沃配对的梅加瓦蒂。在苏西洛政府的两个任期(2004-2014)，印尼斗争民主党成为总是批评苏西洛政权政策的反对派。在获得梅加瓦蒂和印尼斗争民主党支持的佐科维掌权的十年期间(2014-2024)，民主党却扮演

批评和反对派的角色。尽管通过全力支持梅加瓦蒂的丈夫陶菲克·基马斯(HM Taufiq Kiemas)当选为2009-2013年期间的人协议长来“接近”印尼斗争民主党，但是印尼斗争民主党与民主党政客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一直持续下去。有趣的是，普安和阿古斯的会晤是团结变革联盟(KPP)在寻找副总统候选人的过程陷入僵局的时候，KPP联盟基于民主党、民族民主党和公正福利党三支柱的力量。如果普安主动与芝戈亚斯(Cikeas)开通“热线”，那将不是一个巧合的政治事件，因为阿古斯是与甘贾尔搭配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10名副总统候选人之一。当阿古斯还在处于“不确定”的阶段，与普安举行的会晤成为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未来政党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成熟化，让百姓乐观地认为这是在向前迈进和出现积极因素。普安和阿古斯成为礼貌和有尊严的政治运动先驱。普安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资格控制印尼斗争民主党，并准备接受其母亲梅加瓦蒂政党的接力领导人。阿古斯成为父亲苏西洛的“影子”，配得上成为民主党总主席。阿古斯应该成为政治的善良榜样，政治只是为人民的愿望而奋斗的工具，而罔顾作为同胞的兄弟情谊。如果说，父母双方在政治关系上还存在“障碍”，那么，对下一代的普安和阿古斯，以及民主党和印尼斗争民主党必须抛弃过去的所有桎梏并非不可能。普安和阿古斯的会

普安与阿古斯携手创造历史 促使牛头党与民主党重归于好

晤为选民的利益提供了具体合作的大门。当然，普安和印尼斗争民主党不应把与阿古斯和民主党进行会晤当做是一场政治秀。两个政党的秘书长的一系列会议，随后是筹备普安和阿古斯会会晤的两党工作人员的技术会议，双方同意开启沟通的机会。在2018年地方领导人选举，印尼斗争民主党推举的卡罗琳(Karolin Margret Natasa)与民主党干部苏雅曼(Suryadman Gidot)搭配参选，在雅加达铭登地区的民主党办公大楼会见苏西洛。印尼斗争民主党干部的到来，受到民主党干部们的热烈欢迎。同样的，与泰姬·亚辛(Taj Yasin)进行搭配的印尼斗争民主党干部甘贾尔也来拜访苏西洛，因为民主党在中爪哇省长选举中为甘贾尔提供了政治支持。民主党和印尼斗争民主党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并非“完全不可能”。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体现出来的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全国人民支持甘贾尔与阿古斯联合参选。在“走访恋人”过程中，也就是说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走访恋人”的时候，从无出现未来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参选的人物，这可以被认为是处于僵局，甚至趋于停滞不前。每一位已经宣布为总统候选人的候选人，无论是阿

尼斯、普拉波沃或是甘贾尔，好像都在互相等待，互相偷看。在团结变革联盟，民主党仍然“坚持”推出阿古斯，而公正福利党也“坚持”推出前西爪哇省长赫利亚宛。民主党就像“断线风筝”，因为民族民主党总是正面拒绝阿古斯成为阿尼斯的副座人选，因为总是以阿尼斯拥有推选副总统人选的决定权为由推辞。据称，民族民主党认为东爪哇省长科菲花比阿古斯更有可能获胜。民主党作为团结变革联盟中仅次于民族民主党的第二大政治贡献者，当然被激怒。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席位达到54个席位，高于公正福利党的50个席位，与比民族民主党的59个席位略少一点。如果民主党“退出”团结变革联盟，阿尼斯将自然地无法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因为阿尼斯的支持政党只有民族民主党和公正福利党而已。两党总共只有109个席位，而推举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的最低标准，根据2017年第7号选举法规定，推举政党或政党联盟必须在国会的575个总席位拥有的20%席位，或是115个席位。民主党在团结变革联盟中的战略作用当然是不希望将阿古斯的存在被忽视，以便阿古斯有权进行政治造势，为民主党寻求最大的政治机会。民主党希望普安与阿古斯之间的会晤向团结变革联

盟“发出”一个信号，即民主党在阿尼斯的副座人选问题上的重要性。阿古斯仍然可以通过锚定大印度尼西亚复兴联盟，向普拉波沃提供讨价还价的立场，尽管民族复兴党把穆海敏推出与普拉波沃搭档已成“定局”，诚然，民主党的“机会”微乎其微。当然，阿古斯仍然可以通过将民主党与从业党、国民使命党和团结建设党联合到印度尼西亚统一联盟来取得政治突破。现在，被团结建设党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善迪亚卡也可以与阿古斯配对成为总统候选人。这也并非不可能的。阻挠阿古斯-善迪亚卡组合的产生当然是从业党总主席艾朗卡和国民使命党的政治意愿。国民使命党热衷于“推销”国会议员克拉克为副总统候选人。阿古斯-善迪亚卡-埃里克-艾朗卡是“黑马”组合，可以与甘贾尔和普拉波沃的选举能力相匹配。也并非不可能，一旦阿古斯不被接受为阿尼斯的搭档，民主党大可以选择退出团结变革联盟。甘贾尔与阿古斯进行组合的前景如何？普安与阿古斯的会晤在2024年总统大选竞选中，将产生出甘贾尔与阿古斯联手参选的意见，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也太期望了。至少，普安与阿古斯的会晤被解释为印尼斗争民主党和民主党的两个精英之间高层政治和解的步骤。如果民主党和印尼斗争民主党能够联合起来，就如在北加里曼丹省长选举中组

建联盟，即将柴纳尔(Zainal Arifin Paliwang)与民主党干部彦森(Yansen Tipa Padan)联袂参选，那么印尼斗争民主党和民主党之间政治合作的前景并非不可能。或迟或早，印尼斗争民主党和民主党可以在国会和政府中“肩并肩”。至少普安和阿古斯向他们的政治前辈表明，未来的政治合作不应该被过去的政治叙事所束缚。2020年在270个地区举行的地方领导人选举证明，印尼斗争民主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亲密关系”已经“鲜艳”地开花结果。参加251次地方领导人选举的民主党与印尼斗争民主党结盟最多。民主党与印尼斗争民主党一起，在45个地区携手合作。与印尼斗争民主党配对的累积记录，实际上是民主党在2020年地方领导人选举中与其他政党的联盟相比的最高记录。民主党在36个地区与国民使命党联合，与从业党在35个地区，与公正福利党在30个地区，与大印行动党在27个地区，与民族复兴党在27个地区，与民族复兴党在25个地区和团结建设党在17个地区结盟。普安与阿古斯的会晤至少是高层政治僵局的“破冰船”，应该为普安和阿古斯竖起大拇指，作为年轻政治家的象征，他们在无休止的政治领域中不存在个人问题。我不晓得普安和阿古斯是否晓得并理解佐迪(Brisia Jodie)和斯蒂芬(Stevan Pas-arihu)演唱的歌曲《原来只有你》的歌词。显而易见的是，公众希望政治的“亲密关系”不会很快结束。(亮剑)